



苏豫◎著



# 80后穷小子 的 发财日记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



苏豫◎著

# 80后穷小子的 发财日记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80后穷小子的发财日记 / 苏豫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80220-997-8

I. ①8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成功心理学—通俗读物  
IV. ①B848. 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6752 号

●80后穷小子的发财日记

---

著 者 / 苏 豫

责任编辑 / 卓 娜

版式设计 / 北京华业文化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毫米 1 / 16 印张 / 17 字数 / 200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220-997-8

定 价 / 26.00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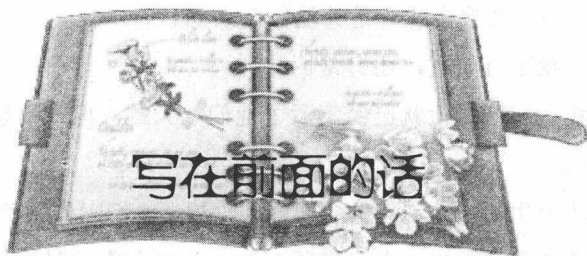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

编辑部: (010) 88417359

发行部: (010) 68469781 传真: (010) 88417417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e-mail: [cpph1985@126.com](mailto:cpph1985@126.com)



这原本是属于私人物品的日记，也是我最穷，最困难，最落魄时候的朋友。但是，禁不住好几个朋友的“软磨硬泡”、“生逼死缠”，我决定将它公之于众。

世上，像我曾经那么穷，那么落魄的人何止千数？既然朋友们觉得我翻身的经验可以让一些人借鉴，我的故事可以给部分人以精神上的慰藉，我的文字能给予那些绝望的人面对生活的勇气，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向大家介绍我的这位老朋友呢？毕竟我是个大学生，受到过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大学生思想道德等的熏陶，是个该有很高觉悟的“高素质”人。

曾经，我蹉跎了大学四年的岁月，虚度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，染上了懒惰无为、放任自我的恶习，为此，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

在别人步入外企，当着金领的时刻；在别人领着高薪，出入高档场所消费的时刻；在别人以车代步，从容地谈笑风生的时刻；在别人构思着买房、装修的时刻；在别人舒服地坐在头等舱，享受公司以“派遣”的名义行欧洲、美洲几日游之实的时刻……我正站在人生的最低谷看着这个世界。

为了找到一份工作，我曾不吃不喝、顶着烈日一天奔三四家面试；



为了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，我拼命地工作，自愿申请加入常常加班的那个组；为了能省下一部分租房的钱，我住在郊区的平房里，每天一大早起床，奋力去挤那香肠一样的公交车；为了省车费，我从不坐9打头的车，更别谈地铁、出租；为了不让自己的落魄被同学们看见，我从来不参加班级举行的聚会或者是其他什么活动。

所幸，我还有朋友，还有哥们儿。

虽然我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他们一大截，但在情感上我们深深地并在一起。

在我还为生活所迫、为生活所累的时候，他们工作顺利、步步高升，给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在我借酒浇愁、斗志渐陨的时候，他们拉我一起打球，一起K歌，一起击掌相互鼓励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有着传奇的经历。

他大二的时候因为挂科太多被学校开除，好面子的他不敢将此事告诉家里人，便只身到了广州。在广州的那段日子里，他干过搬运工，住过码头，替快餐店送快餐，被人抢劫过，甚至还曾因传销而偷渡到了香港。等他想方设法从传销的贼窝里逃跑出来之后，才知道家里人不仅已经知道了他被开除的消息，还向警方申报了他的失踪，爷爷找不到宝贝孙子心脏病突发住了院，老妈在双重压力下天天和老爸闹离婚。后来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面对了现实，踏踏实实学经验，兢兢业业干工作，虽然吃过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罪，但如今已经是广告公司的老板，资产上千万。

我多次听他和别的朋友们讲这个经历，每一次听，心里都澎湃着一股激情。

我的朋友们，有很多也如同他的经历一样。有的或许是跌在了大学的门槛上，有的或许是受了年少轻狂的伤，有的曾经也蹉跎了岁月，浪费了青春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：在后来幡然醒悟之后，用常人无法想象的百倍努力奔于起跑点上，一路永不放弃，永不妥协地踏踏实实走下去，终于获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晴空。

他们，都曾经穷困，落魄，不堪。

他们，现在都身价不菲，事业蒸蒸日上。

这里，套用一段朋友们说的话：成功，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，多么聪明的大脑，只需要将你的思想转变，一不怕苦二不怕累，尽己所能地掌握做事的方式方法，并矢志不渝地一路坚持到底，就足够了。

像我这样平凡又在起跑线上输掉的人都能获得小小的成功，何况是聪明的你们呢？

是为记。



见过穷的，没见过我这么穷的 / 1

穷，是个渐进的过程 / 5

安于现状，就一直穷下去 / 10

为梦想码台阶 / 18

我还是有竞争优势的 / 23

起跑，原来这么简单 / 36

起步之后原来可以不用跑，用飞的 / 43

飞得累了，有朋友 / 50

人生四处有贵人 / 55

起跑前的弹跳 / 60

我也有个小团队助威 / 64

功夫不负有心人 / 68

换个心情迎接新的开始 / 73

祸兮福所倚 / 81

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/ 84

庆幸我的生命里有你作陪 / 88

有些心酸的年底 / 94

回家，五味杂陈 / 99

新的起点，新的开始 / 105

遇到对手 / 109

惨啊，居然败北 / 113

进监狱，吃牢饭？ / 117

起死回生 / 1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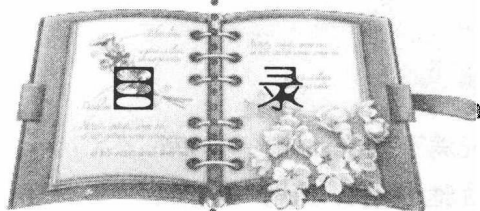
上班去了 / 1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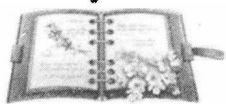
一眨眼，世界变化真大 / 133

公司做事需用心 / 1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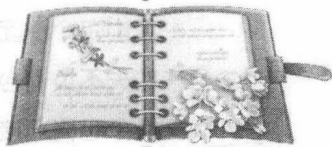
千万别“混”日子 / 140

公司看好“强烈责任心” / 144





- 爱心关注 / 150
- 开发自身，做优秀员工 / 154
- 群龙无首 / 158
- 争吧，抢吧，与我无关 / 163
- 试试搞投资 / 168
- 生意要做起来 / 173
- 阶级斗争是我们的敌人 / 177
- 赚，一定要大赚特赚 / 183
- 都是一个头两个大 / 190



- 充满了变数的时期 / 196
- 优雅地转身，退场 / 204
- 新的人生征程 / 212
- 摇摇摆摆齐步走 / 220
- 生意做起来 / 223
- 独自挑大梁 / 228
- 吃一堑长一智的代价太大 / 233
- 扭转乾坤 / 239
- 芝麻开花节节高 / 245
- 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/ 251
- 滚滚利润源源不断 / 256
- 向幸福生活迈去 / 261





2007年5月29日 星期二 晴

已经大四，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毕业了。

可惜，毕业设计的程序还没有调试出最后的结果，更别说写毕业论文了。

上个月，一口气参加了八门课的补考，崩溃了。虽然学校一再强调安排的这些补考，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挂科太多的学生，但那些题目一样难得让我们相互不认识。

我不知道考试结果会怎样，只知道如果顺利，我就能进行毕业答辩，否则，只能是GAME OVER了。

这就是我匆匆走过大学留下的足迹，混乱又不堪。

但是，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“充实”的。

我学会了玩游戏——各种各样的游戏。并且，在各种游戏中，都能将五花八门的玩家虐得连连讨饶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

我还有一大堆朋友——由于游戏的关系认识的。我们在一起组队，在一起厮杀，在一起战斗，他们是我不可多得的好战友和好兄弟。

当然，我还有一个女朋友——一个很好的女孩儿。

总之，大学生生活中该有的我都有，除了“专业技能”和“社会实践”。



有次喝酒，大全说：“去他妈的什么学习和工作。人生短暂，咱们得多多行乐！”这句话很快得到一票人的认同，以后，便作为我们的至理名言。

大全他们家就是北京的，有着北京孩子常有的优越感。他理所当然地回家管父母要钱，大手大脚地买着各种名牌，风风光光地频繁换着女朋友，并美其名曰：“我不帮他们把钱花了，不是辜负了他们挣钱的一片苦心？”说的多了，我们也了解了大全的人生哲学：人生在世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操那么多心干吗。父母的吃完了，以后会有儿子，儿子的吃完了，以后还会有孙子，代代相传嘛！

我不太赞同这种观念，但大全是我哥们儿，我也不反对。

况且，这次补考，他比我还惨，一口气考了十多门，大胖也考了有十门。

但是，他们又都比我幸运。

据说，大全家里已经早早给他安排好了工作，不管大学毕业有没有毕业证，只要大四一过就立马可以过去享福。

大胖他们家就更不说了，那是我们班出名的“大连财主”。他有个一掷千金的老爸，虽然看不惯儿子的无能，但他总会定期让那个助理给点生活费，避免饿着了他的“血缘”。所以，大多数时候，大胖是我们的“取款机”：买点卡用光了钱的时候，吃饭成问题的时候，没钱买烟的时候……

大胖很仗义，也很有人缘，是我们很要好的哥们儿。他常说：“有钱大家花，有福大家享”，所以，助理打钱过来的时候，一帮人会跟着他去泡温泉、吃大餐、刷夜打游戏。

快毕业了，大胖他爸说：“以你的智商，我并不指望你能成为以后的继承人。老爸能做的，只能是送你去国外呆个两年拿个文凭回来，一辈子不愁吃就行。”

换成是我爸说这番话，我绝对立马撞墙气绝身亡。可是大胖心宽体胖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我爸爸将负担交给我弟弟，太他妈爽了。”

我没有富爸爸，我家祖辈在温州做点小生意；我也没有官爸爸，老爸做生意认识的最大官也就是采购部经理；我更没有大漠和大胖那么豁达的心理，那么好的命。

所以，当得知考试未通过的学分超过十分就不能拿毕业证、进行毕业答辩的时候，我心里有点毛毛的，以至于CS对战中对方刚扔了个烟



雾弹就将我一枪爆头。

挂了？我觉得这是个不良的预兆。

果不其然，去查成绩，居然只过了三门。

虽然把自己的指头掰来数去好幾次，但事实证明，超过的学分还是不止十分。完了！

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真不假。毕业问题还没有解决，生活又出现了问题。

昨天，“三儿”很隐晦地问我：“能弄到点钱吗？哥们儿我已经一星期没开荤了。”

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欠“三儿”多少钱了，反正只要大胖不在，我就说：“‘三儿’，给我带份宫保鸡丁盖饭；‘三儿’，鱼香肝尖；‘三儿’，两包烟；‘三儿’，青椒肉丝……”

“三儿”很仗义，每次都二话不说就给我带回来。但最近，他也危机了。

除了“三儿”，我还欠别人很多类似的钱：钊儿也常给我带饭，老B帮我买点卡充值，“屁股”给我带烟、买水；上次女朋友过生日，“炯哥”掏了三百……

我的开销其实也很简单：一天一顿饭，一瓶水，节约的时候三支烟，偶尔会奢侈一点。但一般都发生在不是大胖在，就是我女朋友过生日，过纪念日、过值得庆祝的日子。

如果碰上老娘打牌赢钱心情好，我就会手头宽裕一些，“幸福的日子”会延长几天。因为她赢钱了就情不自禁地往我卡里打钱，一般五五分成。按她的话说：“我手气好，赢了钱，一定是沾了我儿子的运气。”

所以，曾经我认为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碰上了这么一个“知书达理”的老妈。

老爸是个生意人，有着生意人的精打细算以及“抠门”；作为一家之主，他万事都喜欢作计划、细安排。例如：我上大学，他在将北京的物价做了了解，详细调查研究各大高校学生食堂的情况之后，做出了“每个月给我500元生活费”的“重大决定”。

在他看来，这500元不仅够我吃，够我花，还够我显阔了。他常一脸激愤地对一旁让他再加点钱的老妈说：“你看看人家航霄，上大学不仅不让家里出钱，每次回家还给父母买这买那的。他们两兄弟都姓董，凭什么人家能活，他活不下去。还不都是你惯的？”

算了，我才不稀罕他的几个臭钱，于是，劝老妈别为我向他低头。

航霄是我大伯的儿子，精明能干，上的是“211”，读的专业是航空什么什么的，据说以后毕业了工作就在航天局，算是了了我爷爷的一个心愿——家里得出一个航天方面的人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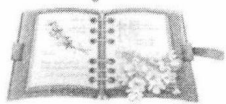
大哥航霄大我五岁，但这点往往被家里人忽略。他们总是拿我和他做着各种各样的比较：人家航霄一进大学就是学生会主席、外联部部长；人家航霄不仅成绩好，还能力强；人家航霄多懂事，知道体贴父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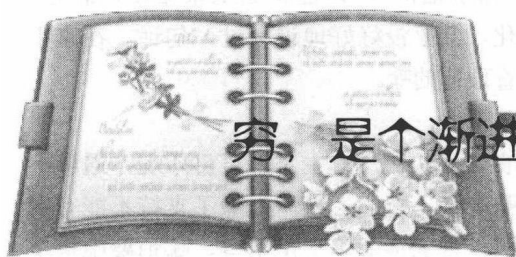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，赞美之辞都是给他的。

偶尔，实在扛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找大哥帮忙，只是他工作的地方进去一趟太费劲，他又很忙，再说我自尊心也很强。

这就是我大学四年的生活。这时候，既是我人生最混乱的时光，也是我人生的开始，更是我相当穷困的一段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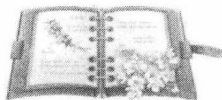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前夕的多少个夜晚，一想到未来，我便夜不能寐，开始为未来感到担心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人究竟还有没有救，我也不知道究竟我未来的路在哪里，怎么走？





## 穷是个渐进的过程

2007年8月15日 星期三 晴



80  
后  
穷  
小  
子  
的  
发  
财  
日  
记

毕业已经快两个月了，两个月前的今天，毕业答辩，没有我。

之后，别人阳光明媚地漫步在人生的上坡路上，我却开始了一步步走向穷困潦倒的深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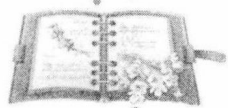
寻找原因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导致了人生的贫困。

原本，我也和大哥航霄一样，是小镇上出名的高才生。

从我们记事起，我们兄弟两个就天天跟着有些文学修养的爷爷念《三字经》，学古文，写毛笔字，背《唐诗三百篇》。爷爷对我们要求很严，背不下来课文，写不好字，就气得胡子一抖一抖的，扬言要收拾我们两个“小东西”。所以，为了不让爷爷抖动花白胡子，再一不小心将手里的箭竹落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努力地学习、背诵。

就这样，大哥和我规规矩矩地上了镇小学，成了老师眼中的好学生、同学眼中的好榜样。然后，一前一后、一路稳扎稳打地考入镇重点中学。大哥稳重，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爷爷总是很自豪地捋胡子、逛公园、与人喝茶、下棋。

大哥考上“211”那年，爷爷兴奋得放松了对我的警惕。于是，束缚了很久的我开始逃课，疯狂看小说，上课睡大觉，天天找人玩球。最终，等到大家从大哥“光宗耀祖”的喜悦情绪中觉察出不对劲，我已经



升到了高三。

就像戴牙箍的人将它抛弃一段时间之后再戴上的效果一样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个乖孩子的位置上。家里人箍得再紧，我在那最后一年的挣扎中还是没能考进“211”去。

大概是老爸觉得我没能“光宗耀祖”，让他脸上很难堪，总之，考上大学之后，我和他关系恶化，几乎没好好地说上过一句话。在家不是他给我白眼看，就是我嘟囔着顶他的嘴。

老妈夹在中间很为难。

她是个典型的小女人：善良，温柔，没有主见，盲目乐观，遇事不冷静。在她眼里，丈夫做的都是有条不紊的大事，她除了支持不能有别的异议；儿子则是她的心肝宝贝，说的话就等于圣旨，哪怕要她搭个天梯去摘星星也是一定要满足的。

所以，大学四年，当老爸总是给我白眼看，规定死生活费标准，让我自生自灭的时候，她只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暗地里，她又会偷偷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儿子，在外面一定要吃饱，钱不够花就跟妈说。”“宇儿，寒暑假别去打工，挣不了几个钱，累着了还让妈心痛。”“宇儿，想吃点什么跟妈说，妈给你寄过来。”……

不知道老爸知不知道老妈为了儿子对他的“叛变”，知道了会怎样。但在那时的我看来，这不算是“叛变”，而是爱的表现。所以，我在大学生活中尽心尽力地做了一回老妈的“乖儿子”。她让我吃好，我就吃好，不仅吃好，我还玩好；她让我别去打工，我就赖在家里等她做好饭叫我；她让我没钱了找她，我就一个劲儿地发短信：妈，没钱了，打点过来。

于是，当我由“宅男”成了“社会一族”，自尊心越来越强，狮子座的性格一点点外露之后，我开始逐渐觉得：对于贫困，我力不从心。

我不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，我没有相关的学校社团工作经验，我更没有寒暑假打工的难忘经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团队合作精神怎样，我不了解自己的学习分析能力如何，甚至，我连自己会什么、擅长什么、适合做什么都没有个底儿……

悲哀哪！在我的人生即将踏上社会轨道的那一瞬间，我才发现，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。这就如同一个从未受过正规训练、上过战场的士兵一样，在突然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时候显得措手不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但这时候我却清醒地知道了一点：我不会再伸手向老妈要钱，因为我是个男人。

这或许是落魄的我唯一一样没有失去的东西——自尊。

老妈在电话那头，总是很忧心地说：“宇儿，别硬撑着，不行就回家来吧！”

不，我坚决不回去。这个时候回家，我会看轻我自己，会觉得自己是一只夹着尾巴逃跑的丧家之犬。

人在落魄的时候，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人攀比，然后深深地自我打击。我也是。

一想到大哥明晃晃的“211”招牌，崇高的职业，戒备森严的工作环境，爷爷嘴角带着的自豪笑容以及父亲的大白眼，我心里就有很多对自己的怨气。

所以这段时间，每天我都会重复做三个动作：喝酒、拍大腿、叹气。

当酒喝得差不多到位，腿拍得差不多麻木，叹的气够充一只热气球的时候，我蒙头睡去。但睡觉对于这时候的我来讲，也是一种折磨。

在梦里，我依然贫困、落魄、不堪。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那有意无意嘲笑的面孔如幻灯片一样，一张张变换，有的还是很大的特写镜头。他们肆虐地笑着，夸张地呲牙咧嘴，我拼命地奔跑，可还是逃脱不了这些面孔在梦里的追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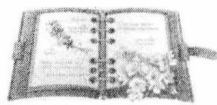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生活中我看谁都不顺眼，看谁都像是恶魔，好像他们都准备对我嘲弄一番似的。慢慢地，我开始讨厌与人交流，讨厌别人和我说话，讨厌别人的笑容，不管善意还是恶意。

我像极了一只蚕，用自己胡乱的思想作丝来紧紧包裹了自己的心，然后将它束缚在厚厚的丝墙里面，不能呼吸，不能动弹，不能接触新鲜流动的空气。

我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真实的自我”。不与人接触，不与人沟通，不与人联系。白天自顾自说话，借酒浇愁；晚上和梦里的自己面对面，拍大腿、叹气。

原来，生活可以成为这个样子。

哲学所说的“人是一个个的生物个体，是群居的动物。”这个观念被卑微的我打破，我用铁一般的事实证实了这句话的错误，因为有些人，是可以像空气一样自顾自活着的。



2007年8月19日 星期日 阴转多云

日子过得颠三倒四的，早已经不知道今夕是何夕。

今天，老B突然打电话说要来看看我，哥们儿聚聚。我说不上班哪你，他说：废话，今天周日呢。

喔？又到一个周日了？让人不得不佩服发明“似水年华”这个词的那位哥们儿。

老B快中午十二点才到，嘟哝着说：“你丫住的什么破地方，坐个车还要倒来倒去，一点都不方便”，“这传说中的唐家岭是城中村还真是名不虚传，破得没法看”，“你这房子有几平啊？闷热死了。”……说完，他给了我一个抱歉的眼神。我摆摆手示意他没事，都这时候了，何苦在意别人说出事实呢。

然后，我们就天南海北地一阵胡侃。只是，大多数的时间，是老B在唾沫横飞地说，我在迷茫地听着。我就心里纳闷：他原本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何以突然之间这么健谈？

末了，老B说：“知道老干吗呢吗？就是大学时候三班那个常常在外面接私活的老大。据说人家现在已经都当上项目经理了，刚毕业月薪就达四位数”，“超儿也混得不错，进的国企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福利好，一会儿这儿旅游，一会儿那儿参观的”，“那谁，炯哥也进了中石化，做网络维护呢！”……

我不记得他当时究竟说了多少个“混得不错”的同学，总之，等我酒醒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。老B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怎么走的。

十一点的时候，他给我打了电话：醒了吗你？没事吧？我到家了，明天还上班，就没管你。你现在酒量不行啊，喝点就醉了……

揉揉疼痛的太阳穴，我坐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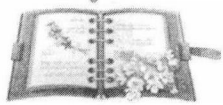
老B他没听过一句话吗：“心情不好的人喝酒是很容易醉的。”

摇摇头，不对，这句话是丹瑶曾经对我说的，老B他不知道也是应该的。

也不知道丹瑶最近究竟过得怎样。自从毕业之后，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我无从知道关于她的消息，也没有勇气去打听。

想到丹瑶，我有点心痛。

我力排众“男”，奋力追了她一年，然后呆在一起三年。







三年里，她几乎只生活在女生堆和我这样一个男生组成的世界里，因为我说过不喜欢她和别的男生接近；三年里，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她独自一个人在图书馆上自习，在食堂吃饭，在街上逛街，有时候还会细心地给我买件衣服；三年里，她很少对我发脾气、提要求，总是迁就着我“贪玩”的自私，有时知道我“累”了一天还没有吃饭，她会托他们给我带饭，或者用她们宿舍的电热杯给我煮面送过来。

回想一下，那个时候的我，活得很“皇帝”。

我常说：“宝宝，你乖乖去图书馆看书吧，今天工会有活动，我回去一下就来陪你。”然而一番厮杀的工夫就到晚上十一点了。

我说：“丹瑶，女孩子该多看点书才具知性美，才有气质，所以，别老是想着去逛街。”于是，丹瑶逛街的时候好像是自己犯了罪，老是偷偷摸摸地进行，更不会要我作陪。

丹瑶很乖很天真，她对于我说的话总是深信不疑。渐渐地，我自己说的话也开始深信不疑。我曾在某个星空灿烂的夜晚，信誓旦旦地对她也对自己说：“将来的我一定是个有为青年，一定会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，到时候，一定会给你想要的幸福。”

说完，我自己就相信了。我想我肯定是个天才，否则为何无论玩什么游戏，我都能把他们虐得哭爹爹喊奶奶的。

丹瑶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相信了，因为我看见了夜色下她充满希冀与幸福满足的眼神。

只是，等到毕业铃声一响，她却无声无息地走了，走得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。

难道她和我一样，已经不再相信那个叫董航宇的人，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？

想到这里，我有些泄气，瘫坐在了床上。酒已经醒了大半，但头还是有些痛。

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静谧的夜，那轮稍满的月懒洋洋地在苍穹中打着瞌睡，我又一次想到了那个说豪言壮志的夜晚。

不自觉地，我又起身将手伸向了酒瓶，边拍着大腿，边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我是人才？该是“扔”才吧！